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豳豈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
洛邑欲以為都故成

王居

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作召誥召

誥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成

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

正義曰成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
王與周少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

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士為戒
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相

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
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

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
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

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
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

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
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

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平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成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且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主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助政後事故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

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廟

告武王可知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

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

厥既得卜

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

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

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惟二月至位成

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

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巳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虜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

滿面擗相當猶人之捫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
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
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
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
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歲，是
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
己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
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
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
氏亦云十五日望自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
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
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
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此
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
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
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下豐以遷都之事告

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

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傳。肫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肫，月未盛之明。

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肫，肫字從月出。是

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

順而來，次三月也。三月乙未，高發豐，歷三月丙午

肫，又於肫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

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

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

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是也。下有丁巳，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

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

立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

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三十里，禮記祭天子南

郊，禮記祭天子南

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常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王而

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納

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

貶於天有羊豕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不見可知

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

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躬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

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躬侯
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非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心命躬衆衆躬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親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

順周公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

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

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
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

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
此朝且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
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
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
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緝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
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
周公至洛納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納在召公之後
七日不知初發鑄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
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主於相宅無事也傳於
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
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
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
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月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
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

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蕘是帝按各用牛
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
之義稷是人袖祭用太牢以於天神法有羊豕不見
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
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
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禩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
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
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
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
是禮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
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或成篇云告于皇天后
土禮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秦誓云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

豈句龍爲地平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六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禋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園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躬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六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於諸侯之功糾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

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玉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老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少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質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

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王大弓魯公之
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

傳召公至之事

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

幣者以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

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

成主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主未得賜周

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

而顯周公故稱成主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

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

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主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

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己與冢君等敢拜

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殷越自

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鳴

乃御事

爲辭謀也諸侯在故託焉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殷

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

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何其奈何

不憂勤之疏詰告至弗勤正義曰在公所陳戒

欲其行勤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詰以告

汝庶躬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

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勤乎欲其長行勤也告庶躬者告諸侯也

庶躬通身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躬皆謂所
受於躬之衆也 傳歎皇至不慎 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
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六國躬

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
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

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
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躬之命茲躬多先哲王

在天言天已遠終躬命此躬多先智王精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

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

藏瘝病者在
位言無良臣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徂厥云出執

言囚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寃

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

民其眷命用懋

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勸者爲

民

疏天既至用懋

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紓以紓不行勸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乃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

命由其亦能行勸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紓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

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

三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
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勤
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
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
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勤故也戒王使行勤
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
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
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
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
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爲病小
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搗妻欲去之夫猶人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手肅云匹夫知
欲安其室抱其子藹其妻以悲呼天也王其疾

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

為法戒之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

王

命今相有殷

次復觀有殷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王命今

沖子嗣則無遺壽考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

成人之言欲其法之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能考謀從天道乎

言至

疏

王其至自天

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

善矣、說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
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
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勤王疾行、勤德乃言天道
女、夏知夏禹能行、勤德之道、從而子安之、天既
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美

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

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
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
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
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
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
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
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
善矣、說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

傳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也
也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

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三命矣
傳言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

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
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

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
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莅政而言今仲子

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壽
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

法效之老人之言即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仲云古人之德也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
雖少而大為天所

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於之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君

王為政當不致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矣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

化立美

鳴呼

嗚呼至民君

正義曰君少歎以戒王道成

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君即嚴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

帝自服于土中

言三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竊周公言其為大邑

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誌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

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

王來至今休正義

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主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傳

稱周至爲治 正義曰王肅云且周公名也禮君
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且曰王者爲天所子代
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
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
於土之中其當今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
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
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
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傳爲治至
致治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爲
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爲治當慎禮於天地舉天地
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

傳用是至之美

正義曰用是土

千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

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且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王先服殷御

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

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

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

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

敬為所不可不敬之王先至敬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德

王今為政

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

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

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

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

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

休以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

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躬家治事

之臣謂躬朝舊人常被躬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

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

或加陵躬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

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躬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

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躬而令躬臣比周臣者

周臣奉周之法當使躬臣從之故治躬臣使比周

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

故知和比躬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

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

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躬周

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勤為至命

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

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也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敬也

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我不可不

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不

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

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厥命不謀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膺言受明受而行之互相兼也

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隊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表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冥監之意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自夏桀不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不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不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堯德歷年則繼前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聖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賢王則紂前之賢王不先位者皆是也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亦敢獨知者其意亦王說亦然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是初服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修德則愚

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

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

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

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爾非彝

勿用小民違用非常欲其重民

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若有功其惟王位

德元順行禹湯有

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乎天下越王顯在

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

王乃至王顯正

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義曰既言當法則
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
鳴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

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
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
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
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勤
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勤德則愚凶不
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
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節德王其德之用
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
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
之位存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
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
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

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
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
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
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
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爲善政得福爲惡
政得禍亦如初生之手習善惡也 德今天至在
人 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
三命有哲當有愚有廢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
言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
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
云惟勸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
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
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弱爲凶於王者則
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二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
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
正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 傳言

王至歷年

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

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

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東常正義曰勿用

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

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

罪之人亦當果敢殺罪之徒其刑殺之道用治

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刑殺之道

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

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此

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此有

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躬謂禹湯之功故知此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

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

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東昇好是懿德故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

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

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歷年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躬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

君子

拜手稽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義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

百君子始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

成命王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

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勤奉其幣帛川供

恤子與小民

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既勤王

受天永命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

勤憂勤德所以勤若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

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

夏殷勤行勤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

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

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

盡禮致勤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

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

王之威命明德勤奉行之是且下勤恤也臣下安

受王命則至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

惟恭勤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
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

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
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勤德

不獨使王勤也我周至承夏歷年之後受天命欲
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

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又勤行勤德即是大
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

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
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

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三曰稽首
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

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
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
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
為召公之謙辭辭辭訓為匹敢以王之民百君子
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
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非敢獨勤而色上勤恤言與
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色上勤恤言與
眾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勤奉其
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廢王多福
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
之欲慶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洛我周使來告卜

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洛誥洛

遺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召公至洛誥正義

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也承其下故云召公既

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即遣使入來告

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將欲歸政於成

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

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

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更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

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漢非獨相宅告

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者卜經文既具

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

王正義曰上篇去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
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
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
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
公至洛逆告王者臣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
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
公既至洛邑乃遣使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
稱成王言公既定宅得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也
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己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瀛京
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
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
年冬將致致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
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
明戊辰已上皆是
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故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

敢及如天始命周家安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定天下之命故已

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各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周公至明辟

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

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為主營洛邑也

傳周公至

退堯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
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
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
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
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
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
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
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
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
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
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詁文
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意未成不敢與知上
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
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
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

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

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端

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此

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弗朝至于洛師 致政

本其春來至洛泉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復人卜河

上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通 我又卜瀍

上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洛食 我圖及獻卜 洛今

陽也將定下都遷躬頑民故并下之遣使 洛今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洛今

洛今

洛今

洛今

洛今

洛今

洛今

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

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之處經營

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

吉兆乃卜間水東澶水西淮近洛而其兆得吉依

規食墨我亦使人卜澶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

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

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

爲治也 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摠結周

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朔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

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

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

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

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

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

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

卜河之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郟已有
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
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先卜河北
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間廛之間，南近洛，吉。今河
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
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圻依此墨
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
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
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故王自王
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
慮此，顧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
殷之須，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
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勤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

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

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

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拜手稽首誨言成王

萬十萬為億言久遠致勤於周公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尊勤

求教誨之言周公故亦盡禮致勤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

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
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
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于稽首於周公
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正義曰拜于稽
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前
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迷而美之天
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
周公適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
前已定宅遣使來視我所卜之吉非常吉之居
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
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
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佯來來者使
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以遠正義曰言
各爲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

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
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
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
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傳或王陸之言正義曰此一殺史官所錄非
主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
其意故直云誨言爲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
致勅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躬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

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

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

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命今王就行王於洛邑曰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慎其子

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

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

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

永有辭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之

周公至

有辭

正義曰王求教誨之

辭於後世

言公乃誨之

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

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

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

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

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敘有大功

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

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

堂輔大人命故須視羣臣之功者記載之君知臣

功則臣曰盡力汝今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
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眾官令王躬自化之
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
寧戒之以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
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
未犯無令若火始然酸酸尚微火既然酸其火所
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
順此常道文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
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
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
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正
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躬禮者此躬禮即周公
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躬而來故稱躬禮猶
上篇云庶躬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
不言必知躬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文烝祭歲也。既斥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始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官。異王爲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心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海內。

謂正位則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也
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勵勤也
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
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甚
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六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
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
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
矣夫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
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百視羣臣有
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故令羣臣
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
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
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今王立而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足致躬勤乃者緩辭也豈我異上句故言乃耳王

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

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

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

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

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

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

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益大羣黨既成不

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

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

聖勳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解政之時爭所施爲

也惟當以我所爲在周之百官其行周公之政

法於百一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

西都戒王，故三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鬼不出其位，自當陳

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

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

汝長有歎與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

成王之辭也。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

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劭，識百辟，享亦識其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劭，識百君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

及禮物，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曰不奉上。

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

矣如此則惟政事其

疏

公曰至爽侮

正義曰周

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公復誨王曰嗚呼則言已如

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

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

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勤記識百君諸侯

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

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

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

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

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

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

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

周公止而復言改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

是矣為改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

父祖之上宮終身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代
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是奉上之爵故奉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
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
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
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
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
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
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
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
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乃
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

彛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
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汝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

命常奉之

汝往勸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勸行教化哉如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

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

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汝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

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力

臣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勤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爲至用之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

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履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傳

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

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今

法周公之道旣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

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

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勸行教化哉公旣歸政則

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

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

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

皆來也上文使之悼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

上事也決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

弟是教農三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周公言

人以義也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
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
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

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又當奉當天命
以和常四方之

民居處
其衆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
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
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

服仰公德
而化之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

四方旁來爲勸勸之道以迎太平之
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

予冲子

夙夜誌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
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疏

王若至誌祀

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

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

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

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

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

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

而行非我能也更迭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

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勤勞之道以迎

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

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

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

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

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改聞而治危故云公當

疏

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頌天。正義言

文武受命功德感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爲

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

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

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

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

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

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

禮最尊太公誨成王令肇稱躬禮祀于新邑成秩無

文欲答公。己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

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

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

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

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

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

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
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
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
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
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民
皆勸習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
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
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
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
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
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
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
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
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
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道我之功

矣天下無不順

疏

王曰公功至若時

正義曰正

而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

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

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

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

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四方迪亂未定

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

彰是亦未能撫順公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之大功明不可以去

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誕保文武受

文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

民亂爲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王曰公子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身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佐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佐之

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領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邇來致政成王也傳言

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

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

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

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

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

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

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

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

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傳取管子之意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故言四維之輔也

將祇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公功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勗樂公功公

無困哉我惟無斃其惠事公勿替刑

四方其世享

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

方其世世

疏

王曰公定至世享

正義曰王又呼公之德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

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

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享公之德矣

傳公勿至公功正義曰讀文

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義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

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崇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

也傳公必至之德

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平

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
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

公之德享之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
言王命我來永安汝

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

朕恭於洪大業之父武王天使我
恭奉其道敬成王留己意孺子來相

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
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
治理

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曰其自時中
周家見恭勤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

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我且以衆卿大夫於

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

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周

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找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躬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文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

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不才
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示我且以多衆君
子矧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
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
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
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
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
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
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
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
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此事
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
恭奉其道敎成王留已之意也主於文王武王皆
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
耳亦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傳少子至賢人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

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

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 傳言當至推先 正

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

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

後人為執訓為周家見恭勸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勸推先已戒

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事故言曰以起之

傳我且至推先 正義曰且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

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

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

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 平行先王之意

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之言若之內
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必皆文也於君言見
恭勤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勤考朕昭子
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耳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侔來茲躬乃命寧

我所

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士
中是文武使己來慎教躬民乃見命而安之子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祭致勤
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予不敢宿禋于文王武王

言我見天
下太平則

祭告文武
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汝為政當傾典常厚行之使有以存無有

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王伋殷乃承敘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

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疏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

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

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士中慎教殷

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粢酒盛於二酋罇內我

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勗於文武我則拜手稽

首告之武以美享告云八太平所連告廟我不致

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享也

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侯
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
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
勸王使終之皆是誑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則聖後聖其終一揆故
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
斥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爲典法以明成王行之
爲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
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
我管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
文武而安殷民也簡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
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
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苒

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饋也。以黑黍爲酒者，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絮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絮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人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此一卣耳。此經卣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爲此一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德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絮告文武，不取經宿亦虔恭之意也。此三月於洛邑，已和會刑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九

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不經宿之意其未必且見太
得還歸京即文武是為不經宿之意其未必且見太
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奉之意其未必且見太
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
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
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
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傳典故言汝為
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違遇也惠
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
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
害下民則經歷萬年馡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
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
年馡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馡飽王德
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
三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
繼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生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賓異周公殺性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禋也告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告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言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為公拜後

在十有

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仁年言

公稱政盡此十二月子辰以下武受命給至七

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

既受言詒之主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

辰日主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

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

世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

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

王皆親至其廟主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

尊異周公而禮勸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

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

文武受命之事於此將准攝政七年矣傳成王

至晦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居邑為始王

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於邑

王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於邑

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
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
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
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
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
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
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
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
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曰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
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
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
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
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
于既戊辰晦到文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
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封有功必賜爵祿
於太廟示不取專也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設祭。然。加一牛。告白。

此文。皆言牛。

一。知於太牢。之。以。

加一牛。告白。

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侯。命作。

三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

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

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

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

公也。祭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

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

異周公者。主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

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

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

武。威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

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
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

積酌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

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威格表王勤公之意

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

同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

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

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

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

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

之策祭於神謂之誥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述誥

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十命伯禽當云

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

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後知雖復讀之。
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後知雖復讀之。
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神
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
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
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周
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
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
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